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閔思毅

主事<sub>臣</sub>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奎

膳錄監生<sub>臣</sub>莊文煜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音樂

箏

風俗通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  
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  
瑟不知誰改也又有所謂箊與筑者箊形如瑟兩頭  
俱方七絃七柱以竹濶其端而軋之筑形似琴以竹

為之大頭安絃絃十二或五絃以竹擊之

蒙恬造

風俗通箏秦聲也蒙恬所造故云

桓伊撫

晉桓伊字叔夏為豫州都督時謝安壻王國寶專利無厭安每抑制之後國寶因以安功名極盛讒於晉孝武孝武頗疑之一日帝召伊宴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即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

自是韻合歌管并請一鼓帝許之乃撫箏而歌怨詩曰  
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  
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起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  
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羅敷陌上

見妻

呂布帳中

呂布字奉先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使着帳邊卧布知即便於帳中鼓箏諸兵卧布出帳去兵不覺也

移風易俗

東漢侯瑾箏賦上感天地下動鬼神享祀宗祖酬酢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於箏矣

感天合地

阮瑀箏賦清者感天濁者合地五聲並用動靜簡易

應六律

魏阮瑀箏賦箏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十二以象四時  
柱高三寸以象三才

總八風

晉陶融妻陳氏箏賦列柱成陣既和且平總八風而熙  
泰羌貫微而洞靈

停絃繫爪

梁簡文帝詩停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按妓女以鹿角

琢為爪以彈箏曰繫爪

引刀斬指

唐樊彥深妻魏氏者揚州人彥深卒妻陷徐敬業兵中  
聞其知音逼令鼓箏魏曰國亡不死而逼我管絃引刀  
斬指不從

金絲

梁孝元帝和彈箏人詩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流徵  
含陽春美手過如玉



銀甲

杜詩銀甲彈箏用

聽軋箏

劉禹錫聽軋箏詩滿座無言聽軋箏秋山碧樹一蟬清  
只因曾送秦王女寫得雲間鸞鳳聲

贈彈箏

溫庭筠贈彈箏者天寶年間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  
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

簫

虞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簫肅也其聲肅肅然而清也編竹為之長尺有五寸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無底者謂之洞簫又雅簫長尺四寸頌簫尺二寸

伏羲作

通禮義纂伏羲作簫十六管

女媧造

劉憑事始女媧氏造簫

樂師均

禮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修鞀鼓均琴瑟管簫

先祖聽

詩周頌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是聽

夏至之樂

易通卦驗簫夏至之樂夏至火用事其數七

仲呂之氣

白虎通簫者仲呂之氣

子胥乞食

史記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中

周勃給喪

見賤士

大言小筴

爾雅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筴

十六管長尺二寸

長濁短清

蔡邕月令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則管和而音調常與琴瑟相參

象鳳翼

風俗通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作鳳鳴

見僊

越王不喜

呂氏春秋客有以吹簫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越王不喜或謂之野音而王乃悅之

靈帝能吹

東漢靈帝能吹簫

巨音

漢王褒洞簫賦其略曰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耳其妙聲則清靜厭憇順敘卑述

若孝子之事父也澎湃慷慨一似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絕弄

梁劉孝儀詠簫詩危聲合歌鼓絕弄混笙篳

薊子陌上

葛洪神仙傳薊子訓少嘗仕郡人莫知其有道術三百餘年顏色不變及死殯之宿昔棺鞠然作雷霆音光照宅宇見棺蓋飛在中庭棺中無復有人但餘履耳須臾

聞陌上人馬簫鼓之聲

張駿墓中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涼州人胡安盜發晉文王張駿墓  
見駿貌如生得赤玉簫紫玉笛

笛

附感策

風俗通笛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一尺  
四寸七孔孔各應一律說文笛七孔籥也羌笛三孔  
晉書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音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



至于享宴殿堂之上不懸鐘磬則以笛有一定之調  
故諸絃歌皆從笛為正也

鳳鳴

史記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作笛吹之似鳳鳴

龍吟

樂書剪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韻

丘仲作

風俗通漢武時丘仲作笛

列和吹

白氏帖晉列和善吹笛荀勗嘗問列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者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歌者清濁聲假如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也

衡山簡枝

楚宋玉笛賦序余嘗觀于衡山之陽見竒篠異幹罕節

簡枝之叢生也其處磅礴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大盤  
石雙起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師曠將為陽春北鄭  
白雪之曲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  
雌焉

柯亭良竹

晉伏滔長笛賦序余同僚桓子野有長笛傳之耆老云  
蔡邕所製也初邕避亂江南宿於柯亭之館館中以竹  
為椽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竒聲獨絕歷代傳

之

咸陽宮

西京雜記漢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計其尤異者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名曰昭華之琯

平陽鄔

馬融長笛賦序融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鄔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

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暨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  
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  
備數作長笛賦注云氣出精列二曲名

野王三弄

見狂肆

老父三聲

博異志賈客呂筠卿嘗於仲春夜泊舟於君山側命酒  
吹笛數曲忽見一老父拏舟而來遂於懷袖中出笛三

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如常人所蓄其一絕小如細筆  
管筠卿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諸天之樂不可發  
其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身與朋儕  
可樂者試為子吹之不知可終一曲否言畢抽笛吹之  
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瀣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上  
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老父遂止

斷腸

晉阮咸字仲容聞笛聲曰客中月夜聞此聲使人斷腸

杜詩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

怡志

伏滔長笛賦達足以協德宣猷窮足以怡志保身兼四德而稱雋故名流而器珍

感音思舊

見故人

失聲殺妓

晉書帝舅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妓吹笛小失

聲拂愜意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坐改容愜神色自若

加一孔

馬融長笛賦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  
之裁以當籥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  
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漢京房字君明  
修易故曰易京

減五分



樂纂黃鍾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大樂令鍾宗之  
減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  
六寸五分

明皇親御

見樂章

樂人卧吹

唐漢中王瑀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  
常樂人否對曰然後因閱樂撻之曰某日何得卧吹樂

人驚謝按瑀乃寧王之子一說是汝陽王璿知卧吹笛

軍中樂

樂纂司馬法軍中之樂鼓笛為上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慮悲聲感人士卒思歸故耳

路傍愁

樂纂橫笛小篳也梁朝歌云快馬不須鞭拘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

吹鷓鴣

唐許渾聽吹鷓鴣詩金谷歌傳第一流鷓鴣清怨碧雲  
愁夜來省得曾聞處萬里月明湘水流按鷓鴣笛曲名

吹阿濫

見樂章又賀方回長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艷塞管孤  
吹新阿濫

占盡江月

唐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武昌老人八十餘手把庾  
令相問書自言年少學吹笛早事曹王曾感激往年征

鎮戍蘄州楚山蕭蕭笛竹秋當時買材恣摻索典卻身  
上烏貂裘古苔蒼蒼封老節石上孤生飽風雪商聲五  
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  
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  
微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飛盡庭梅

唐戎昱聞笛詩日夜思歸切笛聲寒更哀愁人不願聽  
自到枕前來風起塞雲斷夜深明月開平明獨惆悵飛

盡一庭梅

妃竊

唐明皇嘗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貴妃因竊  
寧王玉笛吹以此忤旨放出後復召入故張祐詩曰梨  
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

鬼吹

幽冥記代郡界有一亭多鬼怪不可詣忽有諸生壯勇  
行歌止宿于亭夜中有鬼吹五孔笛止一手不能得攝

笛諸生笑謂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徧笛我為汝吹來  
鬼云謂我少指耶乃數十指出諸生拔劒斫之得一老  
雄雞從者並雞雛耳

山石可裂

國史補李丹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為笛以遺李謩  
謩自此吹笛為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寥亮逸發  
俄有客立于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  
石可裂謩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僻而此笛應手

粉碎客忽不見疑其為蛟龍也

巖谷俱震

宋朱元晦鐵笛亭詩序侍郎胡明仲嘗與武夷山隱者  
劉君兼道游劉少時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間  
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故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  
吹與衆仙聽之句予與客數人尋其故迹適有笛聲發  
林外悲壯回鬱巖谷俱震追感賦詩云何人轟鐵笛噴  
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竊來

通靈達微

蔡邕長笛賦遠可以通靈達微近可以寫情暢神

隨歌逐舞

姚崇笛詩隨歌響更發逐舞聲彌亮

叫雲

古詩橫玉叶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催日

韓詩鳴笛急吹催落日清歌緩送感行人



# 折楊柳

杜子美吹笛詩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  
園楊柳今搖落安得愁中卻盡生按折楊柳樂府笛曲  
名晉桓伊嘗為征南將軍撰折楊柳曲

# 落梅花

李白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詩一為遷客去長沙  
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按落梅花亦笛曲名又李白青溪半夜聞笛詩羌笛梅

花引吳溪隴水清山山秋浦月腸斷玉關情

薛陽陶吹

已下齊巢

白居易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略曰剪削乾蘆插寒竹  
九孔漏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雎老死李衮生  
衮今又老誰其嗣薛氏小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  
含嚼之間天與氣翕然聲作疑管裂訕然聲盡疑刀截  
有時婉較無筋力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  
栗栗磷磷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

下聲乍墜石沉重高聲忽舉風飄蕭又杜甫有夜聞感  
策歌李德裕有霜夜對月聽陽陶吹感策歌感策本龜  
茲樂本名悲栗以其聲悲類茄也

張野狐吹

張野狐善吹感策見前樂章悼念賢妃注

簫

簫如笛三孔而短小以竹為之國風簡兮注簫如笛  
而六孔廣雅云七孔爾雅大簫謂之產其中謂之仲

小者謂之筠三禮圖籥春分之音萬物動也

伊耆樂

禮明堂位篇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幽人吹

周禮春官籥章掌土鼓幽籥注云幽籥幽人所吹之籥也

季札觀樂

左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箛南籥者

曰美哉猶有憾注云象箛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猶有憾言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也

義方行禮

唐王義方貶吉安丞行釋菜禮清歌吹籥登降跽立人大悅順

萬人去籥

左宣八年辛巳有事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廟卑去籥

孔帖裴寬傳廟卑忌尊則去籥

文舞執籥

五代崔悅傳文舞郎左執籥

雲韶有籥

唐文宗好雅樂製雲韶樂有籥一

笙

釋名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故曰匏笙是

也其中空以受簧也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獸蹠

虞書笙鏞以間鳥獸蹠蹠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鳳鳴

見仙

舜祠

說文舜祠下得笙白玉管十三簧象鳳之身

魏座

魏文帝令杜夔於客座吹笙夔有難色

女媧造

禮明堂位女媧之笙簧唐樂志女媧造笙列管于匏上

內簧其中

孺子吹

南史謝恂傳王或與謝孺子宴銅臺孺子吹笙或起舞  
既而嘆曰今日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三成

儀禮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三成謂三終也

七政

白虎通笙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牙太簇之氣也有七政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許慎說文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

吹雲和

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者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吹叢霄

續仙傳謝元卿遇神仙吹叢霄之笙

離鴻

晉潘岳笙賦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  
胡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

別鶴

晉王廙笙賦觀眺遠遊登山送離發千里之長思詠別  
鶴於路岐

竦勇剽急

潘岳笙賦或案行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獲渙衍葦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

纏綿約殺

晉夏侯湛笙賦若夫纏綿約殺足使放達者羞察通野平曠足使廉規者棄節冲虛全澹足使貪榮者退讓開明爽亮足使慢惰者進謁

不倨不排

王廙笙賦直而不倨曲而不排是可以易俗移風興洽  
至教弘義著于典謨歷萬代而彌劭

如會如離

夏侯湛笙賦振引合和如會如離

鷺管

唐李長吉詩王子吹笙鷺管長

鷺音

楊希道笙詩短長插鳳翼洪細摩鸞音能令楚妃嘆復使荆王吟

竽

音樂旨歸竽暖也立春之氣暖生萬物者也竽三十六簧宮在左和十三簧宮居中

笙師教

周禮春官笙師掌教敎竽笙塤箛簫簟篴篥管春牘雅以教戒樂

樂師調

禮月令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笙竽

立會

禮樂記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養耳

荀子曰禮論笙竽所以養耳

南郭逃

韓子曰齊宣王好竽必以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知竽者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吹竽食祿宣王薨後文王即位曰寡人之好竽欲一一吹之先生乃逃按通禮義纂謂竽為漢武時丘仲孚作今韓子有齊王好竽之說則非仲孚所作明矣

北里響

左思詩北里響笙竽

商丘吹

商丘子好吹竽牧猪七十不娶食菖蒲根不饑不老

馮定製

唐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馮定製雲韶樂有竽一

笳

唐韻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故名胡笳文選注笳笛類  
胡人吹之為曲

出塞入塞

漢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曲有出



塞入塞楊柳等十曲

小菰大菰

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葭也

作於西戎

杜選笳賦序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

傳自西域

胡笳者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于京師唯得摩訶兜勒

一曲

李陵悲心

文選李陵降匈奴與蘇武相見後武得歸為書與陵令  
歸漢陵作書答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文姬寫怨

見樂章

越石走賊

見將帥上

劉疇動胡

曹嘉之晉書劉疇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羣賈皆垂淚而去

鼓

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易卦通驗冬至鼓用馬革圍徑八尺一寸夏至

鼓用牛皮圍徑五尺七寸馬坎類牛離類

伊耆氏作

世本夷作鼓蓋起于伊耆氏

籥章氏掌

周禮春官籥章氏掌土鼓注云以毛土為匡以革為面  
戰蚩尤

黃帝內傳帝與蚩尤戰玄女為帝製兜鼓以當雷霆帝  
王世紀黃帝殺兜以其皮為鼓

伐密須

左昭十五年王謂文伯曰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注云密須姑姓國在安定陰密縣周文王伐之得其鼓因以為號

聽治

大禹以五聲聽政治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警衆

禮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注云天

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

建康鷺出

昔吳王夫差啟蛇門以厭越人越為雷門以禳之擊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聞焉後移鼓于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從鼓飛出或云鷺精也又漢書王尊曰休持布鼓過雷門言文才淺者不可遊於聖人之門也

雷門鷓飛

臨海郡記郡西有白鵠山山有鵠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打鼓聲聞洛陽後逆賊孫恩斫破此鼓見一白鵠飛出入雲中

擊小導大

周禮春官懸鼓周鼓制其小者曰鞀先擊小者為大鼓導引故曰鞀一名鞀

懸西應東

禮曰廟堂之下懸鼓在西應鼓在東

作氣

見將帥上

象聲

周禮鞀人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象雷之發聲也注云以革蒙鼓曰冒

纖腹

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也

圓孔



節鼓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者也

鄴門自鳴

漢書王喬為鄴令每當朝鄴門下鼓不擊自鳴聞于京師昭帝取置都亭無復有聲

逢山自擊

郭緣生述征記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井并石人石鼓齊世將亂石人輒自打鼓聲聞數十里

四足

通禮義纂建鼓大鼓也夏加四足謂之節鼓

八面

樂書雷鼗者周禮瞽矇掌播鼗鼗如鼓而小以木貫之作柄柄各四枚為八面也

和軍

周禮鼓人掌敎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正田役

起士

漢書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鼓不鳴陵曰吾士氣衰而鼓不鳴何耶軍中豈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解衣摻搗

見狂肆

揚桴奮擊

世本王大將軍少時舊有田舍之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技藝之事唯王都無所解意色殊惡自言解

打鼓帝即令取鼓使擊之於坐王振袂而起揚桴奮擊  
音節諧捷傍若無人舉坐皆嘆其雄爽

誤鳴

晉桓溫伐蜀蜀叅軍戰沒衆懼欲退師鼓吏誤鳴進鼓  
蜀衆大潰李勢遂降

戲擊

韓子曰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為戒後飲酒過之而擊  
民大驚王使人止之曰吾醉戲而擊之居數月警而擊

鼓民不起矣

羅浮神鉦

羅浮山記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聲清越所謂神鉦也

始興聖木

荊州記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徑可二丈名為聖木秦時伐此木為鼓顙顙成忽奔逸北至洛陽又王韶之始興詩序息于臨武遂之洛陽因名聖鼓城今在臨武

懸樓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多盜崇為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之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盜悉被擒

遷廟

東坡詩注石鼓散在陳倉野中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子廟又唐史鄭餘慶兼判太常寺自唐朱泚之亂太常隸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太平奏復舊制

南康有記

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康郡男子獻銅鼓有記或  
曰有銘

臨平無聲

見博學

外更鼓

按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聲為  
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過為一通一千過為二通

內時鼓

見道士

解穢

唐玄宗聽琴未終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來為我解穢

瘳疾

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五更鼓驚起曰可向府耶遂瘳晉公護曰危篤若此不廢憂公因聞鼓



聲疾病遂愈天祐其勤也

交趾銅鼓

范曄後漢書馬援好騎馬善別馬名交趾得駱越銅鼓  
乃鑄為馬式以進上

漁陽鼙鼓

唐樂天長恨歌漁陽鼙鼓動地來

思話好打

沈約宋書蕭思話年十許歲好騎屋棟好打細腰鼓

萊公甚惜

歸田錄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  
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  
皆莫知所為燕請以環腳為鑲簧納之則不脫矣萊公  
大喜

高爽書詩

南史孫挹為延陵縣令國子助教高爽詣之挹了無故  
人情爽出從閣下過取筆書詩鼓面曰徒有此大腹了

自無肝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

仲淹書字

異聞集范仲淹少于僧刹讀書僧曰寺中有精怪食人  
仲淹不聽讀書至夜半有一人伸手入窓內仲淹以朱  
筆書之曰白面堂堂鬼難吞次日天明仲淹徧觀寺中  
惟見一大鼓上有所書字跡問僧曰此鼓年幾何僧曰  
不知其年矣命僧破之中有骸骨命焚之遂除其害

角

音樂旨歸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今鹵簿及  
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為之

作龍鳴

通禮義纂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始命吹角作龍鳴  
以禦之按畫角之曲有三弄曹子建所撰一曰為君難  
為臣亦難難又難二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曰  
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

驚鴈起

唐李涉晚泊潤州聞角詩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  
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又李益聽  
曉角詩繁霜一夜落平蕪吹角當城片月孤無數塞鴻  
飛不度秋風卷入小單于

警夜

黃帝內傳玄女請製角二十四以警夜

悲秋

唐杜牧聞角詩城角為秋悲更遠護霜雲破海天遙宋

朱元晦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石樓雲卧對江城城角  
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正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知兵心

唐戎昱塞上曲樓上盡角哀即知兵心苦

為軍容

義纂軍中置角以司昏曉故角為軍容也

出羌胡

徐廣車服志角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也

備鹵簿

宋韋天錫道州鼓角樓記鼓角之製有自來矣肇帝鴻  
之御宇戰蚩尤于涿野克壯乎虎旅取象于龍吟爾後  
始皇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蠻之國遂寢于  
兜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乎天驕之奏三吹之調  
深切七萃之師咸肅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溥哉

角聲孤起

杜牧詩百感中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

角聲不和

澠水燕談元祐四年夏余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  
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  
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余獨見孫孫曰角  
聲愈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來鎮蒲七日丁母夫  
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於前  
日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  
其驗如此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四 明 彭大翼 撰

技藝

醫士

說文巫咸初作醫帝王世紀神農使岐伯嘗味草木  
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物理論夫醫者  
非仁愛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  
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仁

恕博愛其智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病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徹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之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用煖通也善醫者度節氣而候溫冷叅脉理而合輕重此可謂之明醫醫有明而不良者有良而不明者人主之用醫必叅知而彙括之

養命養性

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視色視毛

鵠冠子曰扁鵲兄弟三人皆善醫魏文侯問曰子兄弟三人孰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鍼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玉版篇

黃帝素問有玉版篇

金匱篇

葛洪抄金匱百卷肘後方四卷

十全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九折

楚辭九折臂而成醫兮左傳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

醫

六徵

漢書郭玉廣漢人初有老父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著針經診脉法授弟子程高高傳於玉玉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

#### 四難

郭玉為太醫丞仁愛不矜雖貧賤者必盡其心力療賢人時或不愈帝令賢人羸服變處一針即瘥召玉詰狀玉曰醫者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神存心手之間可得解而不可得言賢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

之其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臣意猶且不盡何有於病哉此所以不愈也

割皮解肌

史記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庶子曰邪氣積而不得泄故暴蹙而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



滌五臟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扁鵲仰天嘆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中庶子乃以扁鵲之言入報號君號君出見悲不能自止扁鵲乃使弟子陽厲鍼砭石以取外三陽五會太子蘇服湯二旬而復故按扁鵲渤海郡鄭人也或曰鄭人姓秦名越人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因名

盧醫

破臂刮骨

蜀志關公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作痛醫曰矢鏃有毒當破臂刮骨乃可除之也

疾在骨髓

史記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八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有

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居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其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病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

刺殺之

病在膏肓

左成十年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注云肓上為肓心下為膏

視見癥結

史記扁鵲少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也  
乃呼扁鵲私坐間語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  
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  
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注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  
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  
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也王叔和脉經云左

手脉橫癥在左右手脉橫癥在右脉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脉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沉細水穀來見堅實

照在臟腑

唐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疾以此照之必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療之

鴻術

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者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高手

司馬彪續漢書東平王蒼病詔遣太醫丞將高手醫視病

子母兄弟

本草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

君臣佐使

本草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有一君三臣九佐十使也

知脉虛實

東漢王符論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察脉病否

韓昌黎雜說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



出蛇

河內太守劉勲女苦左膝裏瘡癢迎華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犬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瘡遂愈

走獺

劉敬叔異苑宋元嘉中有張氏女暮宿廣陵廟門下夜有邪鬼假作其壻來女認理乃錯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出

華佗焚書

漢書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華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  
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赤頭皆動  
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耻以醫見業曹操苦頭  
風召佗在左右後求歸取方操累書呼之不肯至操怒  
殺之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  
敢受佗索火焚之

宋清焚券

柳宗元宋清傳曰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  
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人求藥雖不持錢者  
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  
為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不復言

不用藥石

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疾其子謁三醫一曰矯氏  
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疾矯氏謂梁曰汝寒溫不節  
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須漸可

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殆胎氣不足乳  
僅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也漸矣季梁曰  
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不由人亦不由鬼  
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  
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謂自然而然藥亦無預  
也

不著方劑

唐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

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古之上醫病與脉值惟用  
一物攻之則氣純而愈速今人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  
有功他物相制不能專力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  
人之獲術亦疎矣脉之妙處不可言傳虛著方劑終無  
益也

集藥試疾

語林人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此方吾檢  
本草集天下藥物試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

藥再三無聲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疾自除又酉陽雜  
俎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甚  
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食多覺膊內  
肉漲起或不食之則一臂痺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  
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  
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煮藥療疾

國史補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

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翊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

買方說王

見冬

按穴針鬼

梁吳均續齊諧記劉宋錢塘徐秋夫元嘉中為奉朝請善治病夜聞空中呻吟聲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

鬼也何為如此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針之訖棄流水中可也秋夫為針三處灸三處送後湖中及瞑夢鬼曰已瘥并承惠食感君厚意

舐痔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瘰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卑其得車愈多



徙癰

通志藝術傳劉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有公孫秦者患背伯宗噓氣封之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便生一瘤如拳大後瘤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金液銀丸

梁武帝勸醫文爰至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牛溲馬勃

韓昌黎進學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兼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補唇

見形貌

視頂

唐柳芳為郎中其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善醫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

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墮胎

宋邵康節母李夫人病瘦醫投藥夫人夢坐堂門左右有木瓜二株右者已枯父取藥覆之及期生康節同墮死胎女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女子拜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兄獨生亦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

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悞二十年方得  
受生與母緣重故來相別

剪舌

輟耕錄元駙馬哈喇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  
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伊卓爾鼎伊嚕  
勒昆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  
又於真舌兩邊各去一指許都塗以藥而愈

星士

古諺知星宿衣不覆言術人之多窮也

涉禍逢福

王充論衡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  
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  
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

稽天合人

文中子門人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于天合之于  
人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之

李廣不侯

漢李廣為人長猿臂文帝時為郎騎常侍從上射獵格殺猛獸帝曰惜李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吳育不相

宋陳執中免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遂召赴闕會乾元殿賜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

亦難大用

數多蹇剝

唐魏元忠有善相者謂曰公當位極人臣然命數多蹇剝時有憂懼不足為慮但可當事便行聞言則應後元忠累遭譴責憶相者之言未嘗少屈其志

會有隆替

宋劉昌言太宗時為起居郎善押闔以迎主意未幾以諫議知樞密院君臣之會隆替有限聖眷忽解曰昌言

奏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遂罷

不遇宣宗

唐宣宗微行遇溫庭筠于逆旅溫不識傲然詰之曰公  
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文叅簿尉之類乎帝曰  
非也乃謫庭筠為方城尉

不遇玄宗

見詩

出門心痛



朝野僉載魏徵為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叅時徵方寢二人窻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固封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轉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得留徵問知其故嘆曰官職祿料由天信不誣也

半道足傷

能改齋漫錄宋仁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

仁宗聞之對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復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虛中星術

韓退之作墓誌銘李虛中最深于五行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旺相斟酌推人壽夭

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也又李翱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何  
命之為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而不求有得之者皆命  
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子之言孰是對曰是皆  
陷人于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  
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耳

處訥歷學

湘山野錄唐王處訥通星歷之學太宗時僧贊寧撰僧

史十卷克史館編修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  
禽略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  
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曰母嘗謂某生時  
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于  
茅簷甚久浣浴襴籍徘徊方去

命在斗牛

韓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  
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無

善名以聞無惠聲以攘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三星  
各在天什五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宋蘇內  
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蓋生之辰與韓退之相似命宮  
在斗牛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贈術士謝正臣詩曰生時  
值宿斗牛箕

命帶刑殺

宋張端義賢耳集有老于談命者下問後進云汝今之  
術即我向時之術汝若何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

之士大夫命占得祿賢生旺皆是賢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賢人汝不見今日為監司郡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乎老者歎服

王慶敘功

唐莊宗時禁旅王慶乞敘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頷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慶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

莊宗曰知慶薄有功但每見則心憤然安得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夫天下生靈賞罰之柄懸于一人而所言若此則進退誠有命也又金宣宗聞溫敦太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章宗聞張萬公卒嘆曰朕回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

### 德秀訊命

宋真德秀字希元未第以命訊日者和叔教之曰須忘

富貴利達之心按和叔袁燮字理宗朝為寶謨閣學士

聖賢薄命

杜詩自古聖賢多薄命英雄惡少皆封侯

君相造命

唐德宗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請豫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



若君相言天命則禮樂刑賞不復用矣

不撓法求祐

六帖馮宿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以求祐宿曰命之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不敢

不就醫求活

見喪事

不為舍人

六帖王朴問宰相李穀曰扈載不為舍人何也穀曰非

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  
退不肖乃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歲中卒  
不得館職

歸田錄梅聖俞以詩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  
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

豈料沉浮

杜子美送韋評事云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獨略智愚

陸子靜贈談命汪堅老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  
值日辰推貴賤貧富壽夭禍福詳矣乃獨略于智愚賢  
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壽福曰駁雜濁晦則歸  
之賤貧夭禍夫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  
有盛衰而純駁清濁明晦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  
顧略于智愚賢不肖而必以純粹清明歸之富貴壽福  
駁雜濁晦歸之賤貧夭禍則吾于五行書誠有所不解  
子盍為我言之

生與韓王同

宋人記昔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陞轉則軍校亦微有譴訶

生與魯公合

蔡條聚談陰陽家流窮五行之術數不得為無至一切聽之反棄人事斯跌矣先魯公生慶厯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為辛亥在昔幼時之命者或不取之及

逢時遇主而後操術者人人誇其格局之高足發賢者之一哂爾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有鄭氏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且必貴長則恣聽其所欲為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池晚自花中醉歸馬忽躍入波中水浸而死

三處各合

歸田錄章郇公得象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

時臨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副張方平宋子京退而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命各有三處合皇祐間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其言

四柱皆同

宋文文山贈朱斗南序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類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其斷矣蓋

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于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或萬同時受氣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厯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故命之所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

化成偶中

却掃編宋熙寧元豐間有僧化成者以命術聞于京師

時蔡元長元度兄弟始赴省試同往訪焉既語以年月率爾語元長曰此武官大使臣命也他時衣食不闕而已餘不可望也語元度曰此命甚佳今歲便當登第十餘年間可為侍從又十年為執政然決不為真宰相晚年當以使相終既退元長大病其言元度曰觀其推步鹵莽如此何足信哉更俟旬日再往訪之旬日復往僧已不復記再以年月語之率爾而言悉如前說兄弟相顧大驚然是年遂同登科自是相繼貴顯夫化成于元



長則大謬如此而于元度終身無一語之差以此知世所謂命類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

蕭佑奇中

吳伯清作蕭佑字說談命者蕭佑字順夫言人貴賤貧富壽夭多奇中吾戒之勿易其言也



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四